

并非偶然的寻羊冒险

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的哲学解读

杨永良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并非偶然的寻羊冒险

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的哲学解读

杨永良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并非偶然的寻羊冒险：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的哲学解读 / 杨永良著. --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516-0201-3

I. ①并… II. ①杨… III. ①小说研究-日本-现代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6665 号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政编码：250002

电 话：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165mm×230mm

印 张：25

字 数：320千字

定 价：35.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引 言

—

由于受到日本某右翼组织的胁迫，具体地说，是受到该右翼组织的首脑人物“先生”那位穿黑色西服的神秘的秘书的胁迫，与朋友共同经营着一家兼营翻译和广告的小公司的主人公，便不得不在1978年的某一天与其兼做应召女郎和耳模的女友离开东京去寻找一只背部带有褐色星形斑记的羊。

那是一只可以进入人的体内并会使其“宿主”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的羊。1935年这只羊在中国进入一位去中国东北考察养羊业，被称为“羊博士”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农业官员的体内。1936年这只羊离开被降级使用奉调回国的羊博士，而进入一位被称为“先生”但却正在狱中服刑的右翼组织喽啰的体内，并使其出狱后一跃而成为其实力足可颠覆国家政权的右翼组织的首脑人物。1978年它离开生命垂危的先生进入小说主人公的好友鼠的体内，而鼠则为避免其再进入其他人体内而自缢身亡与其同归于尽。

鼠生前给主人公寄来一张有关那只羊的照片，主人公与其耳模女友便以此为线索到达北海道。在他们入住的札幌市内的一家旅馆里，他们见到了那位羊博士，并根据在此得到的信息而在一个被称为十二泷的小镇的山上找到了鼠的别墅，见到了一周前已经死去的

鼠，也了解了那只羊的相关信息。正当主人公为其耳模女友的神秘失踪而神伤，为自己总算可以回家向那个右翼组织交差而庆幸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切，也就是自其为寻找那只羊而启程以来一直到来到北海道之后所发生的——包括找到了鼠的别墅，见到了死后的鼠，并获知羊已被鼠迫其同归于尽等等在内的——一切，除见到羊博士令其感到意外之外，都是先生那位神秘的秘书“已经了如指掌”的，是其精心设计并“辛辛苦苦编制出来的程序”。他之所以胁迫主人公启程寻找那只羊，只不过是為了利用主人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的“自发的自由意志”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已。但这位可以设计精确的程序，甚至可以几乎分毫不差地预知、预测、预言他人的行为和动向的秘书，却未能成功地预测自己的未来和结局，正在他洋洋得意地以为自己已经利用主人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时，他却被死后的鼠设计炸死了。

这便是村上春树所描述的被称为《寻羊冒险记》的故事，这便是该小说所描绘的小说人物，而这一作品则是该小说作者正式开始小说创作以来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二

小说作者笔下的那只羊是神通广大的。它不但可以在进入人的体内后，抹除其宿主迄今为止的意识、记忆、情感、生活理想和价值观念，而且其后还能够使其宿主“本能地”理解和掌握一种“统摄时间，统摄空间，统摄可能性的观念”，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而它则希望借此实现其“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庞大计划”。

小说作者笔下的那只羊是具有强大的力量的。在它面前，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价值观念都是脆弱、软弱或者说没有任何力

量的。它可以征服任何人,但是首先选择的却是那些“意志软弱”者;它可以使它的任何一个宿主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但是,无论是谁,无论与其发生何种性质的关系,这个人便注定再也不会得到幸福和快乐。

显然,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羊,甚至不是一只具有物质形体的羊,它不屑于羊的世界而专注于人类社会,专注于它的改造人类社会的庞大的计划。

正如本书第一章各节所指出,就那只羊可以使其宿主“本能地”了解和把握“统摄时间,统摄空间,统摄可能性的观念”来说,它表征着可以由这种观念所涵括的康德的先验哲学;就那只羊所带来的这种观念是一种“意志”而言,它表征着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代表的理性上帝的意志;就其可以对其宿主进行“洗脑”——抹除其宿主的意识、记忆、情感等迄今为止的自我和人格,植入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观念——这一点来说,它是由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积极的——理性的自我导向的、意志自律的——自由;而就其可以使其宿主“走希特勒的道路”,也可以使其宿主走与希特勒不同的“暗中操纵整个社会”的道路,而两者都意味着专制和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这一点来说,它是由积极的自由而导致的极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所谓“优秀的男子汉”则不过是克服了按照最强的欲望行动的“意志软弱”,而按照实践理性的普遍性原理行动的、康德的所谓“成熟的人”或者说步入“成熟状态”的人。它那“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庞大计划”实际上早已实现,并且自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以来,一直君临天下,甚至已经给人类社会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等深重的灾难。

这便是“羊”,这便是那只曾经使“羊博士”满怀希望,使“先生”成为右翼组织首脑,允诺主人公的好友鼠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的羊。这同时也是那只使羊博士不得不度过42年地狱般的生活,使

先生无法忍受人格分裂的煎熬，使鼠为了保卫自己的天性自我不得不与其同归于尽的羊。

这只羊当然是虚构的，是作者依据其大脑中的各种有关形象，或者说根据其知识储备而虚构的。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寻求‘人’的尊严的艰难‘冒险’”所指出，小说作者为了塑造这只与众不同的羊利用了各方面的思想资源。具体地说，就其背部带有褐色星形斑记而言，它来自《圣经》中有关耶稣降生的传说，星形斑记是其作为（理性）上帝之子的标志；就其意味着作为“统摄时间，统摄空间，统摄可能性的观念”的某种意志来说，它来自康德哲学并体现为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所论述的那只表征着上帝（自然神）意志的“吃草的羊”；就其可以进入其宿主的体内，与其宿主合二为一这一点来说，它与英国哲学家、经验论的代表人物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所论“米利浦底羊”有关；就其“像是一个可以销铄、吞噬一切的坩埚”，它一旦进入人的体内，其宿主的“一切都会消失”，“不管是其意识还是价值观念，不管是其感情还是痛苦，一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点而言，它与帕腊塞耳斯的《物性论》所见有关在坩埚中以化合方式制造半人半羊的怪物的记述有关。

总之，小说作者是在采摭诸家相关学说，充分利用其现有知识储备，杂合其头脑中储存的上述信息和形象的情况下，虚构了那只背部带有褐色星形斑记的羊，并以这只羊喻指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自我导向的主体主义哲学。这只羊以一个“洗脑者”的形象来到人世，它要通过倡导积极的自由，以极权主义的形式，以人的自我导向的理性改变每个人的自我和人格，从而实现其“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庞大计划”。

如后所述，村上春树笔下的小说人物的生活世界虽然其支配原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却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决定论（宿命论）的世

界。由于小说作者本人不但像其《1973年的弹子球》的主人公那样是熟悉或者通晓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同时，如后所述，他大约还是熟悉和通晓英国近代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又译“穆勒”）的功利主义的幸福理论，并如本书作者即将出版的另一部拙著《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所指出，是熟悉和通晓英国当代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个人自由主义学说的。^①因此，这些小说人物除了身处强硬的决定论或者宿命论的威胁之中以外，还由于其塑造者深知先验的自我和积极的自由与天性的自我和消极的自由的根本区别，而必须像《寻羊冒险记》中的鼠那样，不得不考虑在以羊为其表征的积极的自由和极权主义的威胁中，如何维护和捍卫自己的消极的自由及其在迄今为止的生活环境中所自然形成的自我和人格的问题。

三

作为小说作者，村上春树大约对特修斯之船、薛定谔的猫、拉普拉斯式的精灵、麦克斯韦小妖等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领域的各种假想的“思想实验”是相当熟悉或者精通的。如后所述，这种熟悉或者精通则使他自其《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以来所创作的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验证或解释某种原理和学说的思想实验的性质。

我们知道，所谓假想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是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的学者们为了提出问题，揭示真理，诠释原理，验证假说和判定真伪而“在心灵的实验室里进行的”、“可视化的”^②实验，是这些学者们“在头脑中设计和构造出的一

^① 详见该书第六章第一节“边界意识的确立与乌托邦幻想的摒弃”，该书预定于本书出版后由同一出版社付印。

^② 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套纯粹理想化的实验程序”^①。这种实验虽然都“不是真正的实验”^②，并因此而“没有经验数据支撑”^③，但却都“基于科学的事实和根据”，都是“用已有的原理和知识设计”^④出来的。不过，尽管这种思想实验因其极具“启发价值”，并“有助于解释或检验思想、情景、问题”^⑤，甚至具有“检验物理规律或预测物理现象”^⑥的功能，从而可以用来取代那些或者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或者由于在原则上根本就不可能实际进行的真实的实验，但却由于其“核心是仅仅通过思考我们就能把握本质”^⑦，因此，这种思想实验毕竟不过是“一种模拟行为”，是“以一个简化的微型实验世界来模拟更复杂的物理世界的行为过程”^⑧。正是因为如此，虽然由于人们能够在“众多思想实验中领略到伟大天才的独特智慧”，“世界各大顶级名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也因此而“无不以‘思想实验’作为引子或者讲授主题”，而学子们则能够“在思想实验所带来的头脑风暴中做出顶尖的科学研究，创立顶尖的学术理论”^⑨，但究其根本，这种思想实验则不过是人们“用来考察事物本质的想象手段”^⑩，而其“实验中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操作步骤等”则“都可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⑪，并因此而没有一般的、实际的科学实验所具有的积累数据、观察变化、确立关系、概括定律等等功能。这意味着这种实验虽然并非任意的想入非非，但“想象”却是其根本所在并因此而颇多虚构成分，是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在其头脑中“设计和构造”的虚构的故事。事实、原理和想象、虚构的有机结合，丰富的学术知识、严谨的学术理论与奔放不羁的遐想和狂想的合二为一，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千上万的此类实验的本质特征，也是其令人心醉、令人神往的魅力所在。

①②④⑩苏芯：《前言》，见其著《思想实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③⑤⑦⑩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⑥⑧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⑨苏芯：《前言》，见其著《思想实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由于具有诗意性质，含有虚构成分，并且又诉诸人们的想象力，因此，假想的“思想实验”的构造和描述便与文学创作不无共通之处。而村上春树则由于其大部分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明显地显示了其思想实验性质，从而表明他是一位敏锐地觉察到此类实验的本质特征和魅力所在，自觉地运用其构造方式创作小说，并因此而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也因此而受到读者欢迎的小说家。

在村上春树为数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最初显露了其思想实验性质的，是其发表在月刊《文学界》1980年第9期上的中篇小说《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后来被改造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世界尽头”部分的村上春树的这一小说所描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因不满他们在“影子的国度”的“痛苦”生活，而根据其意愿和理想，凭借其语言和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可以得到内心“平和的生活”的“想象的小镇”，但却由于他们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的实际体验而发现了其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同时也发现了在这个可以满足自己的所有愿望的世界中其实并没有其“真实的我”，其男主人公及其影子由此而不得不重返“影子的国度”的故事。

在该小说的第15章中，主人公的女友明确声明，她对于自己在那个“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实体的东西”^①的“想象的小镇”中的生活并不感到意外，也“并不后悔”，她之所以留在小镇上只不过是想确认一下那里的事实与自己所设想的是否一致。按照她的说法，“这就像正在读一本推理小说，有时也翻到最后一页，以确认其结果一样。”^②据此不难理解，这篇小说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概括为主人公走进另外一个可能世界，亲身体验其中的生活并确认其结果的故事。而类似故事，也可见于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又译“莱布尼兹”）所构造的一个假想的

①村上春树：《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第20章，第84页。

②村上春树：《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第15章，第73页。

思想实验。

在论及其可能世界理论时，莱布尼茨虚构了一个朱庇特令大司祭忒奥多鲁斯到雅典娜的宫殿做客并受到其欢迎的情节，同时还借朱庇特的这位女儿之口说：

你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在我守护之下的生命之宫。它里面所展示的不仅是一切真正发生者，而且也有一切可能者。朱庇特在现存世界开始之前便审视了这里的一切，考虑了一切可能世界并从中选择了这最好的一个。……我只须吩咐一下，我们便会看到我的父亲可能创造出的一个世界，其中包含着人们可能要求的一切；人们也可以以这种方式经验此一或彼一可能性存在时将会发生的事。^①

在雅典娜的“生命之宫”里展示着“一切真正发生者”和“一切可能者”，朱庇特令忒奥多鲁斯到此做客的目的，便是让其亲身体验那里的一切。实际上，朱庇特也可以随时创造一个人们所愿意看到的、完全符合人们的愿望的世界，并请他们到那里“经验”其中“将会发生的事”。莱布尼茨之所以虚构这一故事，其目的在于说明现实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其他世界虽然可能更多地，甚至是完全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但却都不如朱庇特选择的这一个好。

正如本书作者即将出版的拙著《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所指出，根据村上春树的近作《1Q84》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确认村上春树是熟读莱布尼茨的《神义论》等相关著述，并熟悉或通晓其哲学思想的。^②村上春树虚构一个《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的故事，是为了“像正在读一本推理小说，有时也翻到最后一页，以确认其结果”，而莱布尼茨构造上述思想实验则是为了“以这种方式经验此一或彼一可能性存在时将会发生的事”。在村上春树虚构的故事里，那个“想

^①莱布尼茨：《神义论》，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31页。

^②详见该书第六章第二节“‘顶好’世界的回归与对于恶的容许”。

象的小镇”中虽然没有任何“实体”，也因此而没有人们那个“真实的我”，但其主人公的三个愿望——即追寻儿时的女友；逃避“影子的国度”的生活痛苦；寻求内心“平和的生活”——却是全都得到了满足和实现的。^①与此相对应，在莱布尼茨的思想实验中，朱庇特也是可以创造一个“其中包含着人们可能要求的一切”的世界，从而满足人们的所有的愿望的。尽管由于两者一为文学作品，一为哲学和逻辑学上的思想实验，其主旨和论证方式及其结局均有很大不同，但虚构故事，确认结果，验证可能，揭示真理却是两者的共同之处，而这又与前述假想的思想实验的本质特征不谋而合。据此我们不难判断，村上春树《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的创作是与其受到莱布尼茨前述思想实验的影响不无关系的。他的这一小说就其主旨而言，实际上就是一个效仿莱布尼茨而验证人们在其所有的愿望都可得到满足的可能世界中，是否能够有意义地生活，如此生活的人们是否还有其真实的自我等问题的假想的思想实验。

由于在创作《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的过程中受到莱布尼茨前述思想实验的启发，同时又认识到“科幻小说就是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思想实验”^②，于是，像独角兽、小小人、两个月亮的世界等等诸如此类的、被认为是子虚乌有的、虚幻的事物，便以其与传统的神魔、志怪小说、近代的浪漫主义文学、现代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和科幻小说中的虚幻的事物完全不同的形式，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村上春树的小说之中。由于发现了思想实验的构造方式可以转用于小说创作，而像薛定谔的猫等诸如此类的思想实验则只能是“基于科学的事实和根据”，运用“已有的原理和知识”进行的虚构，而不可能，

^① 该小说的主人公明确表示其来到小镇目的是“既有在没有大墙的世界的生活是痛苦的这样一种因素，也有为了希望与你再会的因素”（村上春树：《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第8章，第59页。），“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你的芳唇，平和的心，旧时的光……”（村上春树前引书第13章，第69页。）同时，该小说的主人公也承认自己在那个小镇的生活“比到现在为止所生活过的任何一个世界都幸福”。（村上春树前引书第20章，第84页。）

^② 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更不需要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其素材。于是,从《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开始,村上春树便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小说创作方式,而其此后所创作的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则在不同程度上,甚至是完全拒绝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其素材,即使在其此类素材较多的少数作品中,这种素材也仅仅是作为其思想实验的故事性因素而并不构成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由此,寓意深刻却晦涩难懂,隐含对困扰人类社会的各种难题的深刻反思与追问却与现实社会几无直接关系便成为其所创作的此类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

正如各种思想实验,因其“核心是仅仅通过思考我们就能把握本质”,并因而只能诉之于人们的逻辑思维和理性反思,而极少人类感性和情感因素作用其中一样,村上春树以近乎此类实验的构造方式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凝结着对各种哲学难题进行反思和追问的智慧和睿智,并且只能以理论理性和逻辑思维依据相关知识和原理对其进行解析而难以借助现实社会生活背景对其进行诠释。于是,从“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思想实验”这个角度上我们便不难看到,在村上春树与《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同时或在其后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袭击面包店》和《再袭面包店》实际上并非以叙说强盗们的抢劫经历为目的,而是验证了现代人类在其行动的自由和意志的自由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并非以讲述主人公的寻羊冒险经历和再访海豚宾馆的传奇故事为目的,而是验证了关于偶然与必然、自由与宿命的二律背反;《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并非以叙述其主人公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不同遭遇为目的,而是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个体与世界的各种错综复杂但却绝不可逆的形而上的关系。从同一意义上来说,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虽然涉及少年的离家出走及其杀父淫母的悲剧和旅日华人的悲惨遭遇,但其主旨却均在于论证人类或者某种神性存在的预言、预知与其无力干涉,也无可改变的事件进程的关系;在《1Q84》

中出现的并非臭名昭著的麻原彰晃，该书也无意对其罪恶行径进行价值评判，而是通过据此虚构的故事内容而诠释了个体人类与各种可能世界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伯林的多元主义和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原理；甚至其中穿插了许多恋爱故事并多有涉及现实社会内容的《挪威的森林》，也并非专注于青年们的失望和自杀，而是通过那些尚未成年的人们的恋爱和自杀诠释了现代人类的性与爱的分离，验证了作为人类宿命的表征的死的悬临。^①

虽然因其具有高度的诗意性质而不得不归类为小说家言，但究其根本，却是基于自然、人文和社会三大知识领域的“科学的事实和根据”，利用与此相关的各种知识进行的虚构，并暗合其“已有的原理”；尽管并非绝无取自现实社会生活的素材，但此类素材却只能是作为其提出问题，揭示真理，诠释原理，验证假说和判定真伪的佐证和根据；虽然并非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刻意刻画和描绘，但却无处不在提醒人们注意自己所不得不面对的、涉及全人类的各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困境和难题。这便是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之一，也是其此类文学作品不同一般的特质所在。据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村上春树的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所追求的是其作为逻辑命题的真伪，是小说作者对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难题的理性刻画和揭示，而并不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和反映。而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本则除了其近乎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睿智和知识结构之外，其近乎思想实验的思维和创作方式则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四

正如本书作者即将出版的拙著《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所指出，

^①关于村上春树上述部分作品的主旨，分别参见本书相关章节和拙著《并非自由的强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山东友谊出版社，即出）。

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关于“世界尽头”“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这里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①之论，说明村上春树无疑是熟悉由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首次使用的可能世界概念，并通晓其后出现的、模态逻辑中的可能世界理论的。^②因此，其笔下所刻画的各种文学世界实际上便是各种不同——有时甚至是根本性质完全不同——的可能世界。而这些可能世界之所以有其基本性质方面的根本不同，则是因为支配这些可能世界的根本原理的不同而导致的。

如后所述，在村上春树的近作《1Q84》中，作为日本某宗教团体的领袖人物的深田保在论及其所谓“善恶平衡”原理时声称：“不论是在哪个世界，这个原理都不会改变。”^③这说明在小说作者的心目中，其笔下的任何可能世界都是由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普适的原理所支配的。而作为这种普适的原理之一，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首先出现的是因果规律。

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寻‘羊’冒险的偶然与宿命”所指出，在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中，在论及其构造的关于偶然和必然、自由与宿命的二律背反时，该小说的主人公就其二律背反中的（b）命题说：

我们是被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和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眼前的“零”夹在中间的瞬间性的存在。在这里，既没有偶然，也没有可能性。^④

这里的所谓“眼前的‘零’”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有关，指的是当下的感觉。^⑤而其所谓“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则与因

①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下），第38章，第320页。

②详见该书《引言》和第一章第四节“‘可能性的世界’与‘可想象的’世界”。

③村上春树：《1Q84》第二卷（BOOK2），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第192页。

④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上），第四章第4节，第110页。

⑤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指出，今天从那些自称不信旧英国哲学而信奉康德和黑格尔者的口中，就经常能听到：“一个知觉，如果是脱离于其他一切知觉的，‘摒弃于我们所谓的理智以外的’，既然缺乏一切关系，并且没有什么性质，简直就等于零；这种知觉，我们只能当它是空的。”可见所谓“零”在康德和黑格尔主义者看来是指既无联系又无性质的当下的知觉。详见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7页。

果规律有关。关于这一点法国近代著名物理学家拉普拉斯认为：

我们应该把宇宙的目前状态视为其先前状态的结果和继后状态的原因。在某个给定的时刻，一位精灵把握了驱动自然界的所有的力和构成自然界的所有物体的状态，如果他的智慧大到足以对这一切资料进行分析，他就能够将宇宙中最为庞大的物体的运动和最为轻微的原子的运动囊括进同一组公式中。对于这样一个精灵，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未来像过去一样，都将呈现在他的眼前。人类的心灵，就它迄今在天文学上表现的完美性而言，只是稍微展示了这个精灵的能力。^①

而我国学者也据此指出：

任何充分的原因都使得其结果必然发生。^②

这个原因包括两个要素：一个事件之前的世界的（有关）状态或者简称“过去”和恒定不变的自然规律。该论证（指物理、因果、科学决定论论证——引者）的一个中间结论是，由于过去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也是不可变更的，两者合起来就把现在（以及未来）确定下来。这蕴含着，任何一个人在做某个行为时，他只能做这个行为，不可能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为。^③

据此可知，《寻羊冒险记》主人公所谓我们“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实际上是指“一个事件之前的世界的（有关）状态”或“先前状态”，其所谓“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眼前的‘零’”，则是指“目前状态”、“继后状态”，也就是“现在（以及未来）”，而该主人公之所以说“在这里，既没有偶然，也没有可能性”则是指“现在（以及未来）”的状态都是已经根据过去的状态和因果规律而确定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其所谓“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像我国学者所谓“一个事件之前的世界的（有关）状态”

①拉普拉斯：《概率的哲学导论》，转引自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②程炼：《伦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③程炼：《伦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或拉普拉斯所谓“先前状态”一样，是作为“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眼前的‘零’”的原因而出现的，“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加上因果规律便决定了当前和今后的一切，当前和今后将发生什么或者不发生什么都是确定的、无可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既没有偶然，也没有可能性”了。

显而易见，像拉普拉斯的前引文被认为是有关强硬的因果决定论的经典表述一样，《寻羊冒险记》的主人公在这里所表述的也是有关强硬的因果决定论的内容。这说明，这位主人公所生活的世界有可能是一个由因果规律所支配的世界，而如后所述，这位主人公的寻羊冒险的结局——其所有的行动和结果都是被一个异己的外在力量所“已经了如指掌”^①的——则无疑是以其实际的行动历程而证实了这一点。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此类世界是经常出现的。其《再袭面包店》的主人公之所以说“说了的事情就是已经说了，因此而发生了的事件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件，如果从其他人眼里看来，那一事件有些奇妙的話，我认为其原因是应该而且能够在包含了事件的总体性状况存在中找到的”^②；其《天黑以后》的叙事者之所以说“在我们周围，原因和结果相互拉手，整合与解体保持均衡。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在无从触及的深壑那样的场所展开的”，并因此而是“我们的原理全然无能为力的”^③，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人物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由因果规律所支配的强硬的决定论的世界的缘故。

我们知道，虽然同属物理世界，但热力学所描述的世界与动力学所描述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两者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支配热学世界的自然规律与支配经典物理学世界的自然规律是不同的。而两类自然规律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为

①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

②村上春树：《再袭面包店》，第11页—第12页。

③村上春树：《天黑以后》，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72页。